

青春

(汉英对照版)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梁遇春 译

小经典译丛·民国名家名译

(汉英对照版)

青春



[英] 约瑟夫·康拉德 著 梁遇春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 / (英) 约瑟夫·康拉德著; 梁遇春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6.11

(小经典译丛)

ISBN 978-7-205-08787-6

I. ①青… II. ①约… ②梁… III. ①短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76275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阜新市宏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10mm × 180mm

印 张: 5.125

字 数: 68千字

出版时间: 2017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阳春

执行编辑: 刘国阳

封面设计: 展 志

版式设计: 姿 兰

责任校对: 吴艳杰等

书 号: ISBN 978-7-205-08787-6

定 价: 18.00元

Youth

by Joseph Conrad

Translated by Liang Yuchun

出版说明

纵观中外翻译史，翻译活动与语言的发展密不可分。英语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翻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丰富了英语的词汇，又极大地增强了英语的表现力。反观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对汉语的用词、句法等均产生了影响。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讲到，“维祇难，竺法护，鸠摩罗什诸位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晓易，不加藻饰，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我国 19 世纪中叶起有意识地译介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法律、教育的书籍，这些翻译活动大大丰富了汉语中的词汇，很多词汇已经融入日常用语并沿用至今，如“文学”“法律”“政治”“铁路”“贸易”等。到了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文体”对当时的

读书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而所谓“新文体”即是融合了浅近文言、翻译输入新名词、叙述自由、不合“古文义法”的文体。“小经典译丛·民国名家名译”所精选的翻译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无论是徐志摩还是郁达夫，均是从小耳濡目染着“新文体”同时又接受了良好的文言和外文的教育。因而，他们的译文既融合了本人母语写作的诗化、含蓄、连绵的特点，也将欧化的语言带入译文。从他们的译文中足以管窥汉语白话文推演之一斑。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家钱玄同谈及汉语过渡时期，曾说应“用某一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论及所选语种，则谈“照现在中国学校情形而论，似乎英文已成习惯，则用英文可也”。故而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译介域外文学时自觉地通过翻译来“改造”语言，例如周作人所倡导的“直译”等。无论是顺应西文词序不自觉地翻译，还是对汉语白话有意识地“改造”，都使这一时期的作品彰显了独特的语言气质——自由、含蓄、唯美、诗意，虽然

不能妄言达到“信、达、雅”之境，却也力求用最精到的用词和与原文灵魂契合的句式，用独具风韵的白话进行表达。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些名家的母语创作提供了借鉴。从徐志摩和郁达夫等人的现代诗和散文作品中，也能见到这种语言“改造”的影子。

尽管在习惯了现代汉语行文的读者看来，这些名家的译文多有机巧、不够平易，甚至有些不通，但如果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就可以客观评价和欣赏这种文风的妙处。另外，民国初期很多地名、人名等尚没有严格的规范译名，尤其在文学翻译里，常见到译者别具匠心的音译或直译，虽缺少了规范，略有理解障碍，但这种自由也促成了一些精妙的译名诞生，如“翡冷翠”（佛罗伦萨）、“沁芳”（交响乐）这样的灵动传神，恐在今天一定是不合规矩、不合时宜的了。

丛书甄选这一时期名家的译介作品，编排名篇的中英文对照，旨在为喜爱欣赏文学和英文的读者提供中英文对照的素材，从比照原文和译文

了解名家甄选原文、推敲译文良苦用心，近距离感受他们的文化底蕴，并从中体会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新旧交替、风云激荡的大背景下，中国文人与学者的趣味和心境。浏览这套丛书，不仅可以品读双语文学经典，还可借此回溯现代文化一路发展的长河，于浪涛中取这一杯啜饮。

丛书编辑过程中，尽量保留了译著的原状，借此为读者呈现民国初期珍贵的语言面貌。编辑过程中仅对个别生僻词句加注说明，并对译文的形式略有改动，如删去了《古代的人》原译中的部分英文括注，以避免与原文对照功能重复。

不足与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辽宁人民出版社

代序

几个月前，受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邀约，为他们精编的一套民国名家经典译丛作序，并收到电子初稿小样。虽执教英文近30年，翻译专业书籍、英美小说、杂文等文字量近200万字，但为学贯中西的大文学家、民国时期精英才俊郁达夫、徐志摩、林徽因等人的译作写序，岂敢？故几番推辞，不敢承约。但手中拥有了这份来自故乡的电子书小样，我如获至宝。在北欧夏日极昼极长的日光里，工作之余，悠闲地坐在斑驳树荫下、湖边草坪上或街边咖啡座里，我先睹为快。捧书细读，重温英汉对译的妙与美，我似乎穿越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与我少年时起就崇拜的冷峻的郁达夫、才情的徐志摩和美丽的林徽因在方方正正的中文里相遇啦！我在字里行间感受民国时期那股清新的译风，在诗化的素美语言中玩味彼时翻译的乐趣，徜徉在看似信手拈来却也处处机巧的篇章中，时空仿佛凝滞在

那精读时刻。

年少时，也曾读过英文原著小章节。一路走来，人生中年，在英语语境中深入到久远的原著，伴着波罗的海海边的余晖，我再一次理解郁达夫作品《沉沦》与他的译作《幸福的摆》的某种关联。主人公华伦徘徊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命运从悲喜转为平和，仿佛那身边大海，时而惊涛拍岸，汹涌澎湃，而后又归于平静安详，不禁抒发感叹：这就是人生啊！

某个晴朗的周末，我在湖边草坪席地而坐，像个12岁的小姑娘般充满好奇地读完了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撰写、林徽因译就的《古代的人》。房龙像个博学的圣诞老人，精巧细致地引领读者走入历史长河，贴切的行文勾画人类进步的面面观。而时年22岁的美丽才女林徽因用她缜密的逻辑、精致的文字、纯熟的译法再现原著风格。读她的作品如同欣赏她设计的精美建筑，那样灵动，那样飘逸。

徐志摩的诗才尽人皆知，他的字句清新、意境优美和神思飘逸，历来是文青们效仿的典范。美慧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人格的精华给了诗人灵澈，他们惺惺相惜。最适合在一个绵绵细雨的

日子，捧一杯咖啡或清茶，读《园会》，品《一杯茶》，看《理想的家庭》之模样。诗人用他如诗般的音律，典雅的人名转译，神奇点睛之笔，重现多位栩栩如生的欧美人物形象，亲切而又陌生，仿佛老上海城隍庙游园会，走来一群曼妙的薔媚，谈着雨夜的翡冷翠……

快生活时代，让我们的思想、思绪慢下来，品读经典，体会文字语言的译介之美。让这译介的“媒”引领我们走入东西方文化的“国际理解”之中吧！

张东辉

（英语教授、维尔纽斯大学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于维尔纽斯

2016年7月

目 录

青 春 / 1

YOUTH / 59

附：作者简介 / 129

谈梁遇春 / 132

青 春

这件事只能发生于英国，别的地方都不行，因为在英国，人同海可以说是互相贯穿——海走进许多人的生活里面去，人们也都知道一些，也许完全晓得，海上的娱乐，海上的旅行，或者海上挣面包的生涯。

我们围着一个乌木桌子，它反映出酒瓶，红葡萄酒酒杯，同我们的脸孔，当我们倚肘而坐。一个是公司经理，一个是会计员，一个是律师，一个叫做马罗，还有一个是我。公司经理从前是昆威船上的水手，会计员在海上服务过四年，律师——一个值得敬爱的根深蒂固的保守党，高派教会信徒，是一个极好的老头子，一位知耻的君子——曾经当俾·奥公司船上的大副，在从前好日子时候，那时邮船最少有两只桅装了横帆，常乘一阵合式的时令风走下中国海，低处高处都安有许多补助帆。我们大家起始都是靠着商船谋

生。所以在我们五个人里面，有海这个坚固的关系，还有同行的友谊，这种亲切之感是对于游艇、航行取乐和其他海上玩意儿的任何热心都不能给的，因为一个只是人生的游戏，而那个却是人生本身的事情。

马罗（最少我相信他自己是这样拼他的名字）说出某一次航行的故事，或者还是说某一次航行史比较妥当些：

“是的，我也见过一些东半球的海；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第一次到那里去的航行。你们诸位知道有些航行好像是上天安排好来做人生的解释，它简直可以说是人生的象征。你奋斗，你工作，你出汗，你几乎把自己杀死，有时的确把你自己杀死，只是为着要干一件事情——而结果你不能成功。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错处。你无非什么也做不好，无论大小的事情——简直世界上没有一件事你能够做——甚至于连娶一个老处女，或者把无聊的六百吨煤运到原定地的港口都办不到。

“那次航行从头到尾是个值得纪念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到东方去的旅行，又是我第一次当

二副的航行；又是我船主第一次带船。你们会承认这是个极有意思的时候。他最少也有六十岁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背宽大，却不很直，肩膀弯着，一只腿比那只腿更往外曲，他有那种绞扭的形态，在田地上工作的人们所常具有的。他有一副像破坚果的家伙的脸孔——下巴同鼻子想相遇，把陷进去的嘴遮住——脸的四围有绒毛一样的铁灰色须发，那好像洒有煤灰的棉织围巾。他这副古老脸孔里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出奇的活像一个小孩的眼睛，具有一种坦白的神情；有些很普通的人们靠着天生难得的纯洁心地同正直胸怀能够一直到死都保存着这种情调。什么使他肯雇我当船员，的确是件奇怪的事。我刚从一条走奥斯大利亚洲的上等快帆船出来，我在那里当三副，他对于上等快帆船好像有个偏见，认为是贵族的，时髦的。他对我说：‘你知道，在这条船里，你得工作。’我说我一向无论到哪一条船都得工作。‘啊，可是这里的工作跟你所说的不同，而且你们这班从大船出来的先生们……好罢！我敢说你干得下。明天来加入罢。’

“我第二天去加入。这是二十二年前的事情；

那时我才二十岁。时间过得多么快呀！那是我一生里最快乐日子的一个。请想一想！第一次当二副——一个真真有责任职务！我不肯把我这个新任命状拿去换百万家产。大副仔细地把我打量一下。他也是个老头子，但是另外一个派头。他有罗马人的高鼻子，雪白的长胡子，他的名字是马洪，但是他坚持这个字该念做冒纳。他的亲友很有权势；然而他的命运总不好，他老没有成功。

“至于船主，他有许多年头都在海岸上来往的小船里，后来到地中海去，最后走进西印度群岛的商船。他从来没有绕过好望角。他只能写出麻糊的字，根本就不大注意写字。这两位当然都是极好的海员，夹在这两个老汉之中，我觉得像一个小孩子跟两个当祖父的人们一起。

“船也是古老的。它的名字是犹太。这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吗？它属于一个叫做维尔麦的人，也许是叫做维尔可克斯——大概总是这类的名字罢；但是他破产了，死了，已经有二十年了，或者还要多些，他的名字也是无关紧要的。这只船起先在沙德卫尔小池塘里搁了不少时候。你们可

以想象出它的情形。它满身都是铁锈，尘埃，垢腻——上面有烟泥，船面有污秽东西。对于我，这好像从一座皇宫出来，走进一所颓废的茅屋。它是四百吨左右的船，有一个简陋的绞盘车，门闩都是木做的，整个船没有一点洞，有一个四方形的大船尾。船尾上用大字写出它的名字，下面有许多云形装饰，泥金已经脱落了，还画有某种徽章，底下有一句铭语：‘工作，否则灭亡。’我记得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这里面含有浪漫的情绪，有一种色彩使我爱这个老东西——有一种色彩感动了我少年的心境。

“我们离开伦敦时船上带个镇船重物——沙包——去北方一个海港装上煤运到盘谷（曼谷——编辑注）去。盘谷！我高兴极了。我在海上已经有六年了，但是只见到墨尔本同悉尼，很好的地方，也各有它的妙处——但是怎么能比得上盘谷呢！

“我们扬帆乘着顺风驶出泰晤士河，有一个北海的引港者在我们船上。他的名字是泽明，他整天躲在船上厨房里面，借着炉火烘干他的手巾。他分明没有睡觉。他是一个悲愁的人，总有